

一種不會賺錢的，自以為是專職作家頭銜的自卑，宛如一道波浪接著一道駭浪，在他心中加深了不會賺錢的職業裂痕，也像是航海家身體嚴重缺乏維他命 C，傷口困難癒合的痛苦，被語言刺傷更難癒合，作家在家裡的痛苦難受，遠比走在孟買街上的賤民更卑微。想著、渴望著，身體完整健康的酸甜滋味。

「為自己十歲就有的夢想，忽然實現，走吧！」我說在心臟。／「為開闢自己的文學創作的空間範圍而離婚！走吧！我說給海浪。／「揹著你的夢想，走吧！留下你棄子離家的良心！」——〈沒有妳，我是殘廢而孤獨的海人〉

夏曼·藍波安的任（韌）性，和那位「質性自然，違己交病」的陶淵明，猛地向有種跨越時空、族群、情感的交流感應，確實是「不一樣的人」而不是「不好的人」，是「不一樣的美麗」不是「一種美麗」！作為孩子母親的妻子，無論了解或不了解，都用了比夏曼的大海再多一點的愛，護持了丈夫、子女與家！

藥不藥，都會好

「疾病書寫」或「書寫疾病」在原住民作家與非原住民作家的表現，是否具有本質上的歧異，實非本文旨趣，但在原住民作家群中，於 2019 年仙逝的阿美族素人學者黃貴潮（Lifok 'Oteng, 1931 - 2019），12 歲為「怪病」折磨，19 歲起寫日記，一寫一輩子；阿美族周牛莒光作為一名心理諮商師，藉著寫作，為「病人」的生命重新再添加柴薪，點亮深幽長夜；拓拔斯·塔瑪匹瑪完成《最後的獵人》、《情人與妓女》和《蘭嶼行醫記》三書後，善盡醫生之職，守護偏鄉醫療。

不論「疾病」是困人於一時一刻或一生，正猶如原住民族的「悲情」，在寫作中傷過了、痛過了、哭過了、醉過了、走過了……清醒後回到眼前的生活，更能體認布農族諺語所言——「喜樂比藥還有藥效」！



關於 董恕明

生於臺東的「一胞半」，父親是浙江紹興人，母親是卑南族人。2003 年起任教於臺東大學華語文學系迄今。

與生俱來的本能——書寫疾病與渴望健康

談《間隙》與《我所去過最遠的地方》

疾病開始書寫，療癒隨之而來

Writing and Healing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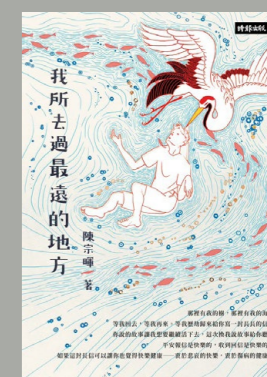
Our Instinct: Writing the Disease and Desire for Health

文：蔣亞妮（特約撰述）

圖：蔣亞妮、時報出版社



平路《間隙：寫給受折磨的你》（時報出版）



陳宗暉《我所去過最遠的地方》（時報出版）

叔本華有這麼一句話，關於人類，他是這樣說的：「我們只有一個與生俱來的錯誤，那就是認為我們來到這世界，目的是要過得幸福快樂。」

與西方思潮展開對話的疾病之書

這段叔本華之語，是平路在推出書寫自身二次罹癌經驗之作《間隙》(2020)時，提及的話語。這也為《間隙》這本書很好地定下基調，《間隙》是一本從她與西方思潮展開對話而來的疾病之書，也是「疾病書寫」作為一種龐大的書寫主題以來，深刻卻客觀的一場自剖。因為人類來到這世界，都將無可避免地與疾病、與苦痛相逢，它們與幸福快樂無涉，卻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道課題。

美國作家蘇珊·桑塔格(Susan Sontag)在《疾病的隱喻》(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)一書中，梳理不同文本中的疾病書寫，發現了疾病本身也被文學作品賦予了層層隱喻。其中，一筆劃開的就是關於「疾病王國」與「健康王國」兩個隱喻，也是《間隙》裡頭平路以自身經驗不斷跨越的兩端。《間隙》的完整書名是《間隙：寫給受折磨的你》，寫給他人對應的正是曾受折磨的自己。它當然屬於疾病書寫，卻同時也是新的類型，過往我們談疾病書寫，往往能看到來自作者所承受的巨大痛楚與磨難，藉由文學創作，道出種種心理、身體上的病痛。而平路寫的折磨，卻是往淡裡寫；寫她發現肺葉小結節時，那照出來的病灶，如毛玻璃顯影般。比起寫痛，她更寫痛中美、痛中時間，如她寫病時：「時間的感覺不一樣了。如同回到童年，鐘錶師傅用工具撬開腕錶，一堆齒輪在手裡撥弄。世界初初現出形狀，時間原可以調整快慢。」

我特別喜歡平路在書中寫「烏雲有金邊」，短短一句話，便將她的兩次罹癌，釋然昇華。

《間隙》也一如醒悟書、經中書，她寫夢中火宅(三界煩惱之火執念)燒盡一切物質，也談上一本寫親緣的散文集《袒露的心》，其實英文名稱被她取作「心裡的曼荼羅」。生命果然也是功課，最大的功課或許如她所寫，人「該當」歡喜，只是「該當」，回到叔本華所說，將「該當」也理解成與生俱來的誤解，不也是一種與疾病、與家庭的和解。

往淡裡去的疾病書寫新路

如果世界真如蘇珊·桑塔格所說，一分為二，生病之人住在疾病王國，其他人住在健康王國。那麼，我們每個人終究都會成為雙重公民，只是時間問題。在平路推出《間隙》的同一年，散文寫作者陳宗暉也出版了第一本書《我所去過最遠的地方》(2020)，這是一本病後書，也是後病書，30歲被不名疾病纏身的書寫者，終於回到書寫檯。在這本書裡，陳宗暉處理了或許在病前就該處理的家族、父母與青春種種母題。這個在當時師長吳明益、郝譽翔與同儕言叔夏心中「忽然消失了」的寫作者，因為一場30歲發作的疾病消失近十年，終於帶著他消失的時間與答案，回來續寫。《我所去過最遠的地方》以逆時針的方式，如同電影《天能》那般，帶讀者與自己重建他早該在過去就完成的建築，建築就是作品。所以，那一處去過最遠的地方，便因為疾

病的觀見，有了更多重的含義指涉，如陳宗暉所寫、所言：「今天的你是我所去過最遠的地方。今天的我是我所去過最遠的所在。此時此刻的我們都在前所未有最遠的地方，請為自己鼓掌。」

從《間隙》到《我所去過最遠的地方》，足見一條往淡裡去的疾病書寫新路，再到2022年詩人隱匿的《病從所願：我知道病是怎麼來的》，臺灣寫作者紛紛由主觀到客觀、由情感到病理的方式面對己病，或許，疾病更為書寫者打開新的心眼，見到一條別開生面的「隱喻」之路。至此，也終於明白蘇珊·桑塔格所說的：「隱喻思維不但是人人皆有的認知能力，創造隱喻更是文學家得天獨厚的專利。」《我所去過最遠的地方》藉由樹與海、地點與地點，連接成為一趟長長旅行，書寫也似返程；《間隙》則藉著許多電影、書籍，比擬她因病而開啟的雙眼、新感官。

從肉身廢墟到病中帶笑

過往的疾病書寫，肉身即為廢墟，從吳繼文《天河撩亂》(1998)、鍾文音的《愛別離》(2004)到《慈悲情人》(2009)，形色病體，各自撩亂；或者又如周芬伶經典作品《汝色》裡頭開篇的〈與夜〉，作者述寫病史與病感，種種病體書寫，形成了一種廢墟美學。平路的《間隙》，卻是病中帶笑的告訴你，任身體衰敗，也可以將身體想成甜點，想像它變成鮮奶油般酥軟，以此抵抗壓力疼痛，或者想像自己是一個鬆寬的舊襪子，應付種種緊張場合。藉由書寫疾病，她有更想讓讀者看的風景，不是苦痛日景，而是不論哪處都有可看的天光雲影。一如陳宗暉寫病時的不適暈眩，他也能打趣地寫：「媽媽的名字裡有一個雲，爸爸的名字裡有一個浪。我把名字裡並肩的太陽頂在頭上，就變成散步行軍接力賽的『陳宗暈』。我不要麻醉，我不想暈倒，血色素愈低愈渴望散步行軍接力跑。」

從平路的「鮮奶油身體」到陳宗暉化身的「陳宗暈」，寫作者操持與運用了強大的隱喻之技，跨越了「健康」與「疾病」兩邊國度。人們健康、人們也會生病，一如人們生病、人們也會康復，不斷游移的兩者，或許才是我們一生進行最久的一件事，也是與生俱來的本能——「移動」。寫作者的移動，除了在陸海空之外，更在紙上與心靈；就如同身體是與生俱來的、陷落疾病、渴望健康也是如此，那麼書寫它們的本能，當然更是。

關於 蔣亞妮



攝影 Jimmy Yang

摩羯座，狗派女子，目前為成功大學中文博士候選人。2015年出版首部散文《請登入遊戲》(九歌)，2017年出版《寫你》(印刻)，2020年出版第三號作品，《我跟你說你不要跟別人說》(悅知)。